

三月风丛书 • 华夏出版社



三月风编辑部 编

让我们 互相理解

让我们互相理解

《三月风》编辑部 编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让我们互相理解

《三月风》编辑部 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96千字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册

ISBN7-80053-229-1/I·078

定价1.00元

残疾人写 写残疾人

“让我们互相理解”散文征文启事

在现代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人人都需要并渴望理解：理解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所理解。残疾人由于其特殊的境遇和心态，这种要求更为迫切。为促进残疾人之间、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信任、尊重与友情，本刊特举办以“让我们互相理解”为题的散文征文。

征文要求思想健康，内容新颖，反映残疾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歌颂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的真诚友谊和互相帮助，批评歧视刁难残疾人的偏见和陋习。征文可采取文章、日记、通信、散记、随笔……等各种散文体裁，力求记述、抒情、议论相结合，在真实的基础上，有较高的艺术性。应征稿件要求在一千五百字左右，用稿纸书写，字迹清楚，并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及详细通讯地址，如系残疾人，写明残疾状况。请勿一稿两投。信封注明“征文”字样。

征文活动自1986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以邮戳为准）。本刊将择优发表。同时将聘请有关方面专家及知名人士组成评选委员会（评委会名单另行公布），评出一等奖五名，二等奖十五名，获奖名单在刊物上公布，分别发给奖金或奖品。

朋友们，拿起笔来，塑造美的心灵，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月风》杂志编辑部

1985年11月

“让我们互相理解”征文评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蒙	冯 牧	张守仁
周 明	柳 萌	韩少华
袁 鹰	郭建模	夏景凡
萧 乾	谢冰心	

“让我们互相理解”征文获奖名单

优秀作品(五篇)

汪 葵	(女 上海)	《编外人的恋情》
史铁生	(男 北京)	《搭起理解之桥》
孙幼忱	(男 黑龙江)	《擎起我的双拐》
吴百孙	(男 浙江)	《姨妈，您听我说》
陈 放	(男 北京)	《历史的雕塑》

佳作 (十五篇)

庄之明	(北 京)	《理解就意味着爱》
董健荣	(上 海)	《细雨濛濛》
陈丹妮	(黑龙江)	《爱，仍然遥远》
袁一强	(北 京)	《我知道的邵作夫》
江 虹	(北 京)	《人们，不要只爱自己》
高洪波	(北 京)	《理 解》
郑云云	(江 西)	《我和毛毛》
田小梅	(北 京)	《走进一片新天地》
陆政英	(四 川)	《相逢才知曾相识》
李武兵	(解放军)	《少女亡灵的启迪》
刘湛秋	(北 京)	《那双美丽的眼睛》
戴砚田	(河 北)	《第一百辆轮椅》
蔡俊鹏	(香 港)	《车祸致残以后》
苇 青	(新 疆)	《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周立安	(上 海)	《有呼唤，就会有回应》

呼唤理解，呼唤爱(代序)

——为《三月风》征文作

袁 鹰

理解万岁！

自从老山前线的战士们喊出这个深情的口号，宛如一阵和煦的春风，飞向祖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叩击人们的心扉，唤起心灵的悸动。

人们本来都是渴望理解的，希望理解别人，也希望别人理解自己。

是的，我们都需要理解。

为了告别多年来由于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无休止的斗争所造成的隔膜、猜忌、冷漠、封闭、困惑……的时代，我们需要理解；

为了在丽日晴天下真诚相处，团结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向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建设四个现代化进军，为改革大业献出青春和血汗，我们需要理解；

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在社会主义祖国，既是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亲人，又是相互关怀、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战友，我们需要理解。

没有理解，就缺少尊重、信任，缺少爱。理解，是尊重、信任 and 爱的基础和前提。

对于身心遭到不幸、损伤的人，对于长时期被疾病缠绕的人，对于不能象健康人那样耳聪目明、行动自如的人、更渴求理解。

因为他们不管处于什么境遇，他们首先是人！他们同任何人一样，有被尊重、被信任、被爱的权利！

然而，我们理解他们吗？我们是否听到了、懂得了他们的心声？

“让我们互相理解”。《三月风》这次征文题目选得好。

好就好在它响应老山战士们的呼唤，更表达了成千上万遭到伤残和不幸的人的心声。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征文得到广泛的反应和热烈的支持，是可以想见的。

来自四面八方的应征作者，不论年龄大小，不论在业待业，都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嘴、自己的心，参加这个响亮的、真挚的呼唤：

让我们互相理解！

我读了许多征文稿之后，对“理解”二字的理解，似乎又深了一层。

这里闪耀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辉。

许多征文作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痛苦经历：有的是先天的缺陷，有的是后天的创伤，有的是动乱年代的摧残，但是在他们的文章里，却不约而同地、不同程度地、流露着幸福感和自豪感。

他们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感到幸福。

他们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一个直接或间接

能参与四化建设的人感到自豪。

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本应该得到旧社会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人间温暖。否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呢？

可惜，这种关怀、照顾、温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经被破坏、被抛弃过。

七斗八斗，“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残酷无情的、丧失理智良知的斗争，腥风血雨，连正常的健康人都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还谈什么对残疾人的温暖！？

人斗人，人整人，“窝里反”，唯权至上，人欲横流，是根本不需要什么理解的。因为，那种时候，连社会主义也已濒于名存实亡的境地了。

如果不是十年前那一声春雷结束了动乱时代，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不会有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当然也不会有《三月风》的征文。

这里闪耀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光辉。

中外古今历史上，人道主义总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尊重人、关怀人、爱护人这个最宝贵的社会生产力，是先进的社会区别于愚昧、落后、野蛮、专制的社会标志。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更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情操和精神文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本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事。

不知为什么，多年以来，有些同志一见“人道主义”这个词，竟如同见到洪水猛兽，见到瘟疫。（这种现象，使人不禁忽然联想起“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欧洲、后来在中国游荡的时候。）似乎人道主义比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独裁主义，

比愚昧无知、野蛮暴虐更可怕。

于是，赶紧把这个历史上曾有无数人之为之抛却头颅换来的美好东西拱手让人——无产阶级不需要它。

无产阶级真是不需要人道主义吗？难道冷酷无情、惨杀无辜、迫害忠良、一切非人道、无人道的东西，倒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吗？

不！那是属于地地道道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而决不是无产阶级的。

看来，征文作者们并没有被某些条条框框棍棍棒棒束缚自己的观念，他们从自身的深切感受中认识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他们在字里行间，都表露了对社会、对亲人、对知己朋友、对老师和同学、对周围一切善良正直的人的挚爱。有的文章，读了会使人落泪的。

他们发现认识了自己的价值，也发现、认识了别人的价值。他们将爱奉献给别人，也从别人那里得到同样的甚至加倍的回报。

即使萍水相逢，同病相怜，相逢又何必曾相识！自有那根牢牢的红线使他们心灵相通。

让我们从这里得到憬悟，不要再将珍珠看作毒品吧！

这里也闪耀着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光辉。

几十篇散文，题材不同，写法各异，而且多数来自年轻作者，有的还是第一次拿起笔写散文的。水平自然参差不齐，既有曾经以优秀的小说获奖的青年作家，也有刚刚起步的初学写作者。

但是，他们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写的都是真情实感，

讲的都是真话、实话、心里话。即使是“大白话”，也比假话、大话、空话强千百倍。假大空是伪文学、伪散文。

散文的灵魂，正是讲真话、抒写真情实感。写作技巧还在其次。

当然，也不能不注意写作技巧，尤其是语言和文字的工夫。这次征文尽管各有各的写法，但从总体上看，大都写得朴素自然，没有华而不实的毛病。

我衷心地向所有征文作者祝贺，祝贺他们跨出坚实的第一步。

文学的大门是向一切有志者敞开的。

正如残疾人中产生过许多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医学家、工程师、音乐家和英雄劳动模范一样，也一定会产生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何况已经有先例在。

理解：尊重，信任，爱，也是散文乃至一切文学艺术不可缺少的要素。

因为，文学即人学，而人是需要理解、尊重、信任 and 爱的，如同需要空气、阳光和泥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

我们失去它们太久了。

回来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回来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

不只是老山战士的呼唤，也不只是有残疾的同志的呼唤，我们大家都在呼唤，深深地呼唤。

1987年9月初

目 录

呼唤理解, 呼唤爱(代序)

——为《三月风》征文作.....袁 鹰 (1)

编外人的恋情

——童年纪事.....汪 葵(1)

擎起我的双拐.....孙幼忱(5)

搭起理解之桥.....史铁生(8)

姨妈, 您听我说.....吴百孙(12)

历史的雕塑.....陈 放(17)

理解就意味着爱.....庄之明(20)

细雨濛濛.....董健荣(23)

爱, 仍然遥远.....陈丹妮(28)

我知道的邵作夫.....袁一强(31)

人们, 不要只爱自己.....江 虹(35)

理 解.....高洪波(38)

我和毛毛.....郑云云(42)

走进一片新天地.....田小梅(45)

相逢才知曾相识.....陆政英(48)

少女亡灵的启迪.....李武兵(51)

那双美丽的眼睛.....刘湛秋(54)

第一百辆轮椅.....戴砚田(57)

车祸致残之后·····	〔香港〕蔡俊鹏(61)
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苇青(63)
有呼唤，就会有回应·····	周立安(67)
哑姐·····	新风霞(71)
他有一颗爱美的心·····	李月华(75)
今晚有月亮·····	〔蒙古族〕额·巴雅尔(78)
小巷笛声·····	赵明(82)
琴声渐渐·····	甄庆如(85)
夜歌晨曲识明心·····	王思宇(89)
朦胧·····	韩春旭(93)
我明白了，你要强的内涵·····	黄世衡(97)
曾经有过一位叔叔·····	晓丹(100)
忏悔，在女儿床前·····	杨忠锦(104)
病床上的歌声·····	李幼谦(107)
爱，燃烧的火花·····	张建文(111)
不对，哪怕只有一线生机·····	欧亚民(115)
相会在舞场上·····	李子玉(119)
终身大事·····	常瑞(122)
不幸与幸·····	孙炼军(125)
最宝贵的·····	于海东(129)
真诚，是一把钥匙·····	秉金(132)
做一个自强不息的人·····	杨勇(134)
胡良春·····	李洁非、张陵(137)
选 择·····	向求纬(140)
印象·沉思·····	王兰菊、王剑荣(144)

编外人的恋情

——童年纪事

汪 葵

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大约三百天的时候，父亲抱着我坐船来到了上海，准备把我寄养在亲戚家里。起先他们看我是个腿有毛病的孩子，不太愿意接受。父亲只好答应加钱，几经还价总算达成协议。商妥之后，父亲很快回大连去了。

那个家很安静，不常看见有人走动。他们整天整日地让我睡在床上。睁开眼，便是白茫茫的天花板，看黑了就昏昏地睡去。有一天，我在天花板上发现一只蜘蛛。只见它抖动着娇小的身躯，撒下一片如烟似云的网。只要有一阵微风吹来，娇小的蜘蛛便竭尽全力地保护它的网……当然，它最终未能躲开厄运，连同它的网一起没有了。不是风，是由一把绑在棍子上的扫帚扫下来的。我哭了，哭出了声。

蜘蛛的死，给我留下的悲哀是绵长的。由于我常常莫名其妙地哭起来，这个家的一位老太太认为会给他们带来晦气。动用几次家法，也未奏效。邻居小脚婆婆和眼镜伯伯便从中斡旋，说我看起来不象是个无理取闹的孩子。小脚婆婆从家里端来一只小藤椅，让我坐在家门口“看看世界”。

那房顶上朱红的瓦片，袅袅绕绕的炊烟。那棵苍老的芭蕉树，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永远以一种宠辱无惊的姿态挺

立着。哦，这个彩色的世界！岁月在悄悄地流淌……

小妹头是小脚婆婆的孙女，和我一般大。我喜欢看她跳皮筋时的姿态：穿着红皮鞋的小脚急骤地点着砖地，合着翻飞飘舞的孔雀边裙子，真美。小妹头知道我羡慕她，穿着这条裙子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转圈子，一边嗲声嗲气地问我：“姐姐，你怎么不穿裙子呀？”我不吭声，我不想告诉她我根本没有裙子。家里的人说我两条腿粗细不一，穿裙子更难看。可我心里很想穿，比如说那裙子可以稍微长一些。

有一天，小妹头捧着一只崭新的小书包，对我说，再过三个月，她就要上学了。这天，趁家人不注意，我把和我最要好的泥娃娃在桌子上放好，她眯眼咧嘴，总是笑着，这是眼镜伯伯送我的。我学着小脚婆婆平时拜菩萨的样子，双手合十，轻轻地说：“泥娃娃，我想上学，你肯帮助我么？”正在这时，猛地听到身后有响动，我急忙擦去噙在眼眶里的泪水，回头一看，眼镜伯伯笔直地站着，双眉紧皱。他让我在小藤椅上坐下，他俯着身子注视了我良久，象平常那样，手里拿着一叠“看图识字”卡片，他是来教我识字的。

眼镜伯伯说要去一趟大连。他是画家，说是想画画那里的老虎滩，顺便带上我。起先家人反对，眼镜伯伯板起脸来说：“不让孩子见见父母，情理难容！”

我看到了海，海的恢弘、狂放、深沉使我流连。我长大了要当海员！我把这个决定郑重其事地告诉了眼镜伯伯。他想了想说：“世界很大，比海还大，有很多很多工作需要人去干呢。”眼镜伯伯似乎不赞成我当海员，我有点失望。

对我的“从天而降”，父母怔住了。我也只管愣着，顾不得眼镜伯伯的一再示意，因为“爸爸”、“妈妈”的称呼，对我来说

实在是很生疏。整个对峙过程中，我的弟弟和妹妹凑在其间，左一声“爸爸”，右一声“妈妈”，小八哥似地叫个不停。而我的父母似乎执意要听一听出自我嘴里的这一声喊，和这一对健全、可爱的小八哥的叫声有何区别。我呢，执意不开口，眼镜伯伯说：“这孩子孤独惯了，她心里苦……”想替我解围。不料他这么一说，象打开了我的泪闸，我“哇”地哭了。“算啦，别叫了！”父亲忿忿地说。“白养她了！”母亲的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很快地止住了哭。那一刻里，我懂得了隐忍。

很快地，我就为初次见面时的倔强后悔了。眼镜伯伯说过，上学的事得我的父母同意才行。我想找机会弥补这个过错。然而，此后我发现我的父母根本不在乎我叫不叫他们，甚至懒得看我一眼，好象把我忘了。

一星期后，眼镜伯伯来了，他答应我要来的。我父母正好有客人在，碍于观瞻，他们让我到隔壁的小房间里躲着。眼镜伯伯问我上学的事谈了没有，我无言以对。短短一星期的经历，我象初饮生活之水的小鱼儿，一切的一切唯有冷暖自知了。眼镜伯伯倏地转过身，往前屋去了。

“妞妞应该上学读书了。”眼镜伯伯冷冷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这……再说吧。”父亲的声音。

“我明天回上海，我准备把她带去。你们也许会说，她不能走路。她可以拄一根拐，我保证她行。”

“她可以留在大连，让她学学绣花什么的。我们不能养她一辈子。”母亲有点着恼地说。

“但她首先得上学。象这样的瘸腿孩子，如果再夺去她读书识字的机会，作为父母你们忍心得下？你知道，命运给她

的机会本来已经不多了。”眼镜伯伯嗓音颤抖，象要哭似的，使得在座的客人也关心地要问个究竟了。父亲一向极注意影响，为了尽快平息争论，只得含混地说：“好吧……”眼镜伯伯旋即收拾起我的衣物，背起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个家。俯在恩人的背上，我泪如泉涌……

又见到了海。如果说来时我看到了它的恢弘、狂放、深沉；那么，归时我感到了它的忧郁、隐忍、缠绵……我不会说我要当海员了，并且永远地埋葬起这个念头；也不想问母亲我究竟可不可以穿裙子了，尽管在这之前我是多么热切地想问问她的，因为人们都说，母亲对她的孩子是不会说谎话的，母亲最爱她的孩子。那时那刻，心头只有海的温馨，和我对海的恋情。

作者简介：

汪葵，女，福建厦门人，1955年11月出生，上海泰康食品厂工人，因小儿麻痹症，拄单拐。

1983年以来，在全国各报刊、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计15万字左右。